

王 火
/ 著

失去了的
黄金时代

金陵
童话

四川少年儿童
出版社

JINLING
TONGHUA



❖❖❖❖❖❖
❖ 失去了
❖ 的
❖ 黄金时代
— 金陵童话
❖❖❖❖❖❖❖
❖ 王火
❖ 著 ❖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1992·成都

(川) 新登字003号

责任编辑：胡本常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技术设计：王 凌

失去了的黄金时代

金陵童话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75 插页6 字数127千

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ISBN7-5365-0965-0/I·281

定价:2.80元



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消逝了的童年岁月，又翩然回来了，……愿我尚存的童心能像魔杖，点到的地方，又能有似锦的繁花、如茵的绿草地。”

——王火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著名作家王火的童年回忆录。作者生于上海，在南京度过童年时期。作者的父亲当时是政法教育界名人。然而，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环境中，由于父母的离异和失去母爱，情感上的贫穷，使他从小就懂得什么是精神的折磨。作者的童年时期，正是抗战爆发前夕，他个人的命运同整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命运纠缠在一起，使他从小也懂得什么是弱小民族的耻辱。他在寂寞和压抑中度过童年，他在既有快乐又有辛酸的童年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作者文笔恬淡，情感真实自然。作者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解悟到的人生真谛，尤其动人。

复杂的五味瓶（自序）

我爱读真实的人物传记。尤其是自传，只要真实，就是平凡人的经历也会给我不平凡的感觉。那比掺了假的小说要更吸引我、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鸣。

过去，曾将自己的部分经历讲给人听，听的人津津有味。有人就劝我写一写。1983年5月，我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《白下旧梦》，里面确有我童年的一些生活和心态。事后有出版社和刊物来约稿，要我写一写童年。工作一忙，拖过去了。但我一直在斟酌着写不写自传和回忆录的问题。现在算是下了决心，从童年写起。

这本《失去了的黄金时代》，是童年生活的追忆。我不想通过这些真实、独特的生活来讲什么大道理，只

想用自己的经历使读者知道：曾经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童年是这样的既富裕而又贫穷；既有快乐也有辛酸；他的人生道路既平坦而又崎岖；他个人的命运又同整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命运纠缠在一起，他从小就懂得什么是情感的折磨，什么是弱小民族的耻辱，他在寂寞和压抑中度过童年。人们说童年是一个人的“黄金时代”，他对“黄金时代”的记忆常有怅惘和哀逝。但他终于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解悟到了人生的真谛。

一个童年时牢记在心里的故事是这样的：

有一棵小树，跟着大树长在一起。有一天，来了两个人抬了锯子来锯小树身边的大树。小树哭了，说：

“呀！大树！你的命真苦，我的命也真苦！我们都要死了！就是不死，剩下我多寂寞呀！”但是大树摇头说：

“不！小树！你的生命刚开始，我的生命也不是结束。你想过没有？我虽然被锯断要抬走了，但是我去了能被用来盖房子、做家具、做桥梁，那多好啊！你不要太难过！要好好笔直地长大！”

这故事，我那时有点懂，又不太懂，终于后来好像是懂了，就像那棵小树似地挺直了身子昂起了头吸收着水分、空气和阳光，努力使自己长高、长大……

啊！光阴似水，时光飞逝。如今双鬓泛霜，回首当年，无穷的感慨很难用文字表述。童年时那些幼稚可笑的前童行径，那些混沌朦胧的单纯情趣，已经这样遥远，

留在心底里的就不仅是笑意而是复杂的五味瓶了！有一位名人说过：“儿童是人类最珍贵的天然资源。”又有一位哲人说过：“我常想如果没有儿童这世界将会变得怎样抑郁。”那么，记录下一个儿童的遭遇，看看孩子的启示，我想它并不多余。

孩子每每不问天有好高，地有好宽；孩子每每能抛开人世间的烦恼与困扰，只想摘下天上的星月，采集彩色的鲜花，铺一条光明的道路，织一顶美丽的花环。流着眼泪会突然嬉笑，挨了打骂会依然亲暱，淋着雨浑身湿透仍在玩着游戏。看到他们那种开朗的心境、光彩的面孔、愉快的微笑以及充满情爱的温柔的心，那么，情感的超脱，灵魂的升华，也许是毋庸多说的了。我愿童心永存，永存在每个人的身上，永存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。

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消逝了的童年岁月，又翩然回来了，虽不失妍丽，却似花瓣已经谢落，在随风飘飞。我想用记忆之网将所有散碎的花瓣与绿叶罗织起来，尽管花香扑鼻，却难以使瓣瓣残花串成朵朵。那，怎么办？愿我尚存的童心能像魔杖，点到的地方，又能有似锦的繁花、如茵的绿草地。

俗话说：“童年的时候，日短年长；年老的时候，年短日长。”我已记不清童年时是否确有日短年长的感觉，但我现在却每每有年短日也短的体会。过去了的岁月和时光只能从记忆中回来，又只有在现实中把握。这

点我已经懂得，这点我也正在“实践”。

王 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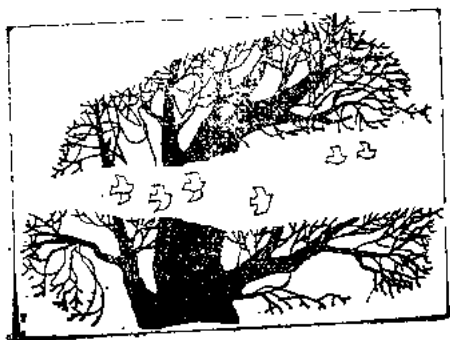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8月在成都

目 录

复杂的五味瓶（自序）	王火	（1）
1 .	最初留存的印象和记忆	（1）
2 .	到南京去唱“可怜的秋香”	（11）
3 .	带着寂寞的心北去南归	（27）
4 .	《爱的教育》与恨的潮汐	（49）
5 .	酸甜苦辣咸交杂，是什么滋味呢？	（69）
6 .	“一句名言胜过十本平庸的书”	（85）

7.	行云流水，自由奔放的心	(103)
8.	一盏盏萤火，曾牵动我儿时的幻想	(121)
9.	人生必须有志向与目标	(145)
10.	难忘的记忆，难忘的时代	(163)
附录：		(185)
王火的五个故事（作者介绍）		江流 (187)

1.最初留存的印象和记忆



原书空白页

▲我那稚弱的幼年已经过去，思想也从完全蒙昧走向混沌初开。……

回忆往日，有快乐，也有悲伤。

快乐是与悲伤并存的，人们没有哭，便不会有笑。谁如果不先了解悲哀，便不会了解快乐。我的幼年和童年就是在快乐与悲伤交杂中度过的。记忆早已支离破碎，像那风化岩壁上从久远时代遗留下来的壁画，模糊、散落。但也有清晰可辨的部分，构成图案。镌刻在我脑海中的这些图案，只要闭上眼，就会呈现在眼前，带来欢乐，也带来感伤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初的一件事是：睡觉醒来，妈妈抱着我，她嘴里“呵呵”地哼唱，我却暴躁地放声大哭。后来妈妈把我从房里抱上了阳台，在阳台上继续抚慰。我仍旧放声大哭……据说我那时候——大约两岁多，每天睡午觉醒来总要这样大哭的，直到现在，只要想起幼年时这个印象，那种哭闹时心中的抑郁和烦躁的感觉依然可以体会到。

计算时间，我两岁多，该是1927年，这该算是我从懂事起留存着的最早的幼年时的一个印象了！

长大后，据母亲告诉我：那时候我们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，是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，邻居有著名学者章太炎，也有音乐家黎锦晖和他的女儿黎明辉，都常来往。

我是老二，哥哥宏济比我大三岁，母亲生下我后没有奶，为我雇的奶母是苏州人，大家就叫她“苏州奶妈”。苏州奶妈有一张慈善带笑的圆脸，胖胖的中等个儿，她名字早已知道了，男人名叫范鸿钧，原来在苏州一家爆竹店干伙计，是个瘦削矮小不太有“能耐”的人，只好让妻子做奶母。奶母的奶水足，所以我小时候不像哥哥宏济秀气，我长得白白胖胖。还记得逐渐大了以后，“苏州奶妈”就离去了。但爸爸妈妈还常常玩笑地诓骗我，说我是从苏州别人家里抱来的，又说我就是苏州奶妈的孩子。当我吵闹不乖时，爸爸就说，“要再这样，就叫苏州奶妈把你抱回去了！”以至在我后来上小学时，有一次跟父亲到苏州去游览，爸爸突然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范鸿钧家就在苏州阊门里。”我心里就不禁吓得蹦蹦跳。同苏州奶妈后来很少见面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已沦为“孤岛”的上海。那时，我已十八岁了，妈妈早已改嫁，父亲早已去世，我寄住在妈妈处，正打算离开沦陷了的上海独自到大后方去继续上学。有一天，苏州奶妈来了，只知道她在日寇占领下的苏州生活得很艰辛，人已又瘦又老，皮肤很黄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她是来找妈妈借钱的。当她叫着我的小名问起“宝宝在哪里”时，妈妈当我的面诓她，故意开玩笑说：“宝宝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她坐在那里，同妈妈谈心，不断用眼睛瞅我。我则故意拿着一本书在看，最后，大家都忍不住了，几乎同时来拆穿了这个西洋镜。妈妈说：“这就是宝宝呀！”她“哎哎呀呀”地说：“是呀，我是越看越像宝宝呀！”我则连忙

恭敬地叫她：“奶妈。”……以后，我离开沦陷区启程到大后方四川上高中。在四川江津接到妈妈的信，说：

“苏州奶妈最近又来借过一次钱，但回去以后就病故了，听说是心脏病……”我记得很清楚：那是1942年。这位曾用乳汁哺育过我的奶母，迄今想起她时，我依然能感到幼年时在她怀抱中吸奶时的温馨，但如今存在我脑海中的全部印象也就只有这么寥寥的一点点点了！

在我最初印象里的，还有关于我一个大大妹妹的记忆。她很小就死了，我却记得与哥哥宏济同她在一起的一点景象。是冬天在房里的火炉旁，我同哥哥玩耍，她却独自坐在一边不跟我们玩，穿的花洋布衣。她长得什么样已想不起来，我长大后听说她很漂亮，只是脾气孤僻。那时，我们家住到菜市路附近的成裕里了。她病故后，爸妈十分伤心，将她葬在妈妈家乡上海宝山县罗店镇北川沙海边。墓很讲究，立着石碑，有矮小的围墙和黑色拱门。

那时，外公外婆带着舅舅住在北川沙。大约五岁时，妈妈带我回娘家，坐的独轮车，吱吱叽叽由人推着走在崎岖的小路上，颠得屁股疼。在北川沙看到了大海，广阔苍黄汹涌无边的海使我充满了恐惧和幻想。

孩子总是贪嘴的，吃的事总还记得。那次随妈妈回去，我一路吃着水果糖，到外公外婆家吃过很多甜芦黍。这是一种当地特产的甘蔗似的东西，比甘蔗细，甜甜的，皮锋利得像刀片，一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就要出血。总是妈妈用嘴把皮撕去后把芯子递给我嚼。外公外婆务农，外公还做过蜜饯生意，但1932年“一·二八”

淞沪抗战时，房屋财产全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，后来家道破落，外公也病故了。他留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干瘦小老头，爱喝酒，挺和气的。他爱吃酒酿饼，有一次，买了一大堆酒酿饼带来。哥哥宏济和我在每只饼上咬了一口。我们大约是想吃饼里的糖馅，咬了一口不见有糖就再咬另一只。他后来要吃饼时，发现每只饼上有一个小缺口，好像他哈哈大笑，也没责怪谁。我们长大后，妈妈还常拿这件事当笑话讲。

外婆姐妹三人；大姐嫁在浏河，我们叫她“浏河好婆”，是个胖大有雀斑的女人；外婆行二，她妹妹嫁在罗店，我们叫她“罗店好婆”。罗店好婆又瘦又黑，但为人特别善良和蔼。外婆和“罗店好婆”都长寿，活到九十多岁时才去世，去世前眼不花耳不聋。妈妈是在1969年2月1日“文革”期间患肝癌病故的，73岁。那时外婆仍住在川沙乡下，舅父和孙辈都是农村干部。妈妈去世的事是瞒着外婆的。我们给外婆寄钱就谎说是妈妈给她寄的。她和罗店好婆都活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才去世。

我们的家应该是很幸福的，实际却因为爸爸和妈妈的吵闹齟齬变得十分糟糕。那使他们都很不幸，使我的幼年和童年，以至后来很久很久，也很不幸。这使我从小时候起，就似乎懂得一个道理：人的不幸常常都是自己造成的！爸爸和妈妈在我印象和记忆中都是很好的人。当他们笑着的时候，爱抚着我的时候，是那样可亲。他们生活得比较富裕，比较体面，都是有教养很能干的人。爸爸仪表不凡、身材修伟，他的朋友都尊敬